

變動、僵固與失衡：由政企關係與民工貧農看起

陶逸駿

清華大學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

在這次田野參訪行程中，無錫 Z 公司這家高科技台商無疑令人印象深刻，不僅由於清潔舒適的員工宿舍以及細心妥善的款待，更因為這兒有位熱情親切妙趣橫生的老總。與 X 總經理的座談中，不難發現他在滔滔不絕的簡介與應答間所展現的廣泛興趣與獨到見解。而在講述企業經營願景的過程裡，博覽群書引經據典，巧妙糅合人文社會觀點與管理哲學，更使得與談師生感到眼界大開。然而大家卻也不免有著些許困惑，對於 X 老總可能已跳脫企業主常態的宏大社會理論嘗試，自然是深感興味，但提問一輪之後，滿腹疑慮似乎未曾完全解決。在問答的過程中，顯然存在若干饒富趣味但模糊不清的環節。

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利益協調

打從企業開始評估符合經濟效益的城市作為投資設廠的據點開始，有意思但通常不足為外人道的事實就持續存在。吳國光與鄭永年曾指出：「所謂市場化，事實上不僅包含了經濟權力從政府到企業的轉移，而且包含了經濟權力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轉移。」¹由此看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乃至於地方私營企業之間的關係，正是市場轉型過程中，政治經濟權利利益重新界定的過程展現。而影響政治經濟權利抵換形態的因素，可以是政治利益關係，可以是地方財政關係，

當然，更有一些是不容易見到的非正式關係。在 Z 公司在無錫的土地優惠以及協調過程中所能體會到的，是市場機制中的交易成本更多取決於投資行為本身之外的因素。

制度安排使寡頭掌握利益

1978 年後，中國經濟確實是朝著市場體制的大方向轉型。然而，經濟學者張五常亦曾指出：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一個必需的前奏。²無論是在政治或者經濟面向，中國既存的權利界定情況都難免牽繫進一步改革的取向，路徑相依的性質使得地方政治權力以及私營企業之間產生若干既得利益者，並且影響著利益的流動。並非否定政治經濟權力之間利益界定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貢獻，只是，當進一步觀察到制度安排已普遍使寡頭權力掌控利益時，難免令人擔憂暗潮湧湧的力量會在某一隅潰決，衝擊長期政治經濟社會穩定，而這並非地方政府或私營單位，乃至正式與非正式制度決策者所可能理性預期，正如在陳桂棣與吳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中所呈現的許多案例一般。

此後，情感理智思緒慢慢也必須能夠抽離無錫的政企關係，重新檢視在當下準備踏上研究工作的起跑點之前，所曾經經歷的每一回悸動以及理性分析的機會。上海南匯開發區新建工廠住宅之間的小農村中，獨自與

¹ 吳國光、鄭永年 (1995)，《論中央——地方關係》，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53。

² 張五常 (2002)，《經濟解釋·卷三——制度的選擇》，香港花千樹，頁 48。

小舖邊可愛的老奶奶與中年男人進行談話，同時能夠體認樂天知命與鬱悶無奈，破敗頹圯的房舍旁想起一句「他生未卜此生休」，除了無奈，只能感受制度上的安排永遠不易澤被衆生。而在昆山經濟開發區的座談裡，外表穩重樸實的X先生確實令人驚異，竟然理解並實踐著制度經濟學觀念，是地方發展中舉足輕重的政治企業家，本質卻更像個學者，讓人聯想起M. Friedman與張五常眼中的趙紫陽。然而在晚宴中，看到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經營風格路線，展現制度決策權力與結果仍然在少數菁英手中，也警醒地呈現，世代交替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個難題。

寶山區社區居委會裡，在社區團體活動的積極與融洽而感動之餘，更能夠親眼印證書本裡條條塊塊滲入的政治權力關係。即使純粹抱著殺價心態走進襄陽市場，都能夠鮮明體會什麼叫做市場交易成本，並在店家的咒罵聲中，開始對這類市場機制中組織架構的形成條件產生疑問。張五常曾經指出，中國年長一輩的人在經驗上對於制度的認識程

度一般超出西方經濟學者。這樣一個政治社會經濟環境中，任何人都有機會切身體會制度結構下的利益運行，跳脫圖表與方程式。

布爾喬亞與民工對比的生活型態

行程中，也有關於時尚文化的座談。時尚的定義究竟是什麼？為什麼PRADA可以叫做時尚？如果價格是讓市場決定，那麼品味的判準究竟從何而起；如果不全由市場決定，那界定時尚的又是什麼樣的霸權？幾個同學的生活形態好像已可被視為小布爾喬亞，但會存在於布爾喬亞階級的那些玩意卻不見得受到自己歡迎。在上海新天地，一小杯"Long Island Ice Tea"要價八、九十塊人民幣，酒吧裡的菲律賓籍駐唱歌手與大杯暢飲啤酒的洋人，以及出手海派的上海人，不禁讓人心頭浮現前幾天大飯店前的民工，正在清洗他們所夢想成為的那群人所留下的頹廢污漬。不僅福州路早早打烊的書店與路邊乞婦的相映能夠表現一個大城市內在的茫然與空虛，更

多是整體基礎結構脆弱與否所帶來的困惑。

回到權利界定的面向，猛然發現左派與右派再也不容易分清，同情的表象下，更值得在意的似乎是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局勢之中，那股一直被忽視的欲望與力量。偶爾直接聽到抱怨與咒罵，依稀記得那叫做相對剝奪感，可是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這一切會以人們不期望看到的形式，完整凝聚呈現在世上。當私人財產權利繼續拓展，公民社會的局限條件成本改變而成為無可避免的問題，政治經濟利益與成本終究密不可分，但也終究難以獲得令人滿意的答案。



Z公司宿舍。